西厓集 十三

詩
疏
咨文

十三

2347
1473

和門 2347 14-13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一

詩

春日定州公廨閒居偶題

半簾疎雨燕飛忙永日閉齋一灶香花落滿庭埔不掃
清風時趁竹窓涼

義州迎春堂夜坐遇雨

幽懷悄悄夜堂空旅枕偏驚落木風坐到五更凝不寐
濕雲寒雨滿城中

元日有感

舊年逐夜盡新年隨日出如何一笑中更失三百六旬
光感苦心遠思驚芳節岸柳嫩輕枝簷絲颺初旭雪霜

豈不深萬物已春色抱病正杜門端居媚幽獨有懷誰
見告得意還自悅寒梅不可負有信江南約

初春齋居感事有作

春來連雨雪寒氣未全　柳色迎時變梅花見事遲時
掬已薾薾師無心共遠靜與病相宜寥落紫門迥閑居草
滿池

高陽道中

山溪一兩水生波候側危橋擁亂槎江燕自飛人不見
晚風吹盡野棠花

宣州南樓望落帆亭一名芙蓉樓

昨夜南樓望落帆倚晚坰宿雲依暗渚良月滿虛亭一

病三春暮孤樽兩眼青忽思京洛伴千里尚同馨

陪使相登百祥樓少酣忽發向高船山

高樓縹緲上雲梯倚遍危欄日欲低山勢直窮遼塞外
江流不盡海門西晴川芳草詩情動孤鶩殘霞客思迷
關路正長王事惡驛亭踈柳馬頻嘶

登箭門嶺望鴨綠江正是三國疆界其西則接
連大海極目蒼然意是登兼對岸其址則高山
接天陰雲殺氣令人愁悽因憶少年過此俯仰
今古有感慨之懷

岧嶢箭門嶺登眺意何如日落青徐界山圍韓鞏墟大
江流浩渺平野遠紆餘千載重來過秋風鬢髮踈

贈曙李逵二首　詔使來能詩自言平生好

李逵吳洲人從

遊此去欲遊天台鴈蕩諸山

愁心不定似驚湍一壁青燈五夜寒忽憶西江相別後

此生無路得重看

採藥尋真去不歸白雲紅樹思依依天台處處迷仙躅

從此人應識面稀

奉別退溪先生

乞退新承　命春江暮帆輕　聖恩憐白髮朝議重耆英

生濟世非無術耕雲奈有盟今朝無限意不獨抱離情

兒表後始出遠志精舍有感

來上林亭晚秋深錦樹酣清霜凋日夜落葉滿西南

永明冊辟歸雲閒暮嵐江山非不好愁思自難堪

豐基客舍留別裴汝友

丙子夏余以獻納　召還京時汝友為郡守

朝雨汝友留余既而雨晴乃裝戲書

臨分不設酒杯深脉脉都傷去住心山日向晴官道直

莫愁天際有輕陰

宿龍宮李眉叟家庭有梅花一株可玩

獨抱閑愁坐夜長悄無相問掩脩廊春風不斷黛旋動

一樹寒梅照自香

宿鳥嶺村店

悄悄林風起冷冷溪響生幽懷正迢遞山月自分明浮世身如寄殘年病轉嬰南來還坦去簪笏愧虛名

漢江留別鄭汝仁

風雨歸時意鬻花亡後多春五一相送世道復如何

卧病江村聞笛

西風昨夜動秋梁病裡光陰屬二毛鐵笛聲中有行思楚天寒次月輪高

奉贈李判書

後白以宗系陳奏使赴京

謁帝申寃事不輕三年公復向西行王尊為國寧辭險李扎觀周舊著名高義半生傾海域毋悲一日動天庭相思最是烏蠻夜統館烟花月正明

送金書狀瀰赴京

鴛鴦記臨歧眷雨雪催晨朝海域人初發燕山路正達期雲迷遠樹邊月共殘宵琼重朝天節春風好度遼

秋日村居即事

看盡行雲度遠峯卧聽高樹一蟬吟孤村日暮無來客古道秋風永柔深

次晦庵韻

夜聞山雨下宿雲朝在麓十日斷往還榮扉映芳屋亦有千載人心期詎幽獨紫陽有妙語焚香時展讀

挽金司成復一

五十光陰一夢驚桐鄉遺愛在參差生況綿二竪無良藥

風雨三秋隔老兄直氣正非今世士清修不愧古人情
哀詞題寄南雲黑漢水西來鳥道橫
挽李青蓮
天柱峰摧南極傾蒼生望絶士林驚青年志堅凌霜雪
白首忠勤動廟庭揚館佇看扶大業魏公寧復倚長
城哉今萬事関時運雲暗寒山日欲暝
遊岐湖泛月登孤山
孤山踏月弄仙花桂棹歸時月未斜南浦綠荑人欲盡
隔林松火認漁家
咸昌客舍次祖陰韻
龍宮館裡午聞雞走馬咸寧日掩西啼鳥落花隨處在
暖風芳草客魂迷流年冉冉空傷老別思茫茫剩入題
小閣臨簷忽惆悵起看天際片雲低
岐亭留別
草色連湖遠花枝出屋多岐亭一面首奈此別離何
乞暇南歸宿良才村
客程愁脫滯南郊落日寒風動柳梢山勢北連高岳近
江流西下海門交羈遊即序空驚晏到老軒窻來易拋
望盡川原懷渺渺危途思足當函蹄
江樓觀漲
臨江那得見清波黃濁滔滔日復加欲向西樓待明月
只愁風雨夜深多

壯潭精舍新成偶吟

小築經年合幽期與日長病餘身遠近春後水蒼茫曉壁歸雲黑晴沙細草香壯窓閒聽罷邂逅得虞唐

月夜遊友人李汝沃園亭

君家池館勝獨出篤幽襟落月低宮樹清風滿竹林團欒成小會邂逅即知音散策閒吟處塵紛不許侵

書攄章仲松巖草堂

谷口三年卜巖腰一逕通小窓霜竹響微月暮江空老去惟須隱愁來未易窮臨流一長嘆兩岸起秋風

雨中坐燕坐樓次半山韻

晚雨踈還密歸雲止復行三春酬卧病十載誤虛名樓

對屏巖矗門臨浴水清長安定何處迷路夢難成

題性真詩軸

下山尚帶炬霞容閑日登音洛水東叩以玄譚差可喜問之塵事摠如聾三生歲月悠悠過一錫雲山處處通見汝師生俱不俗為題詩句寂寥中

次李李敲瑚學琴韻

手生絃澁不成音強自塵塗客遠襟鼓罷虛堂江月白一般山水古猶今

舜山書院奉別金鶴峰還朝三首

何事危攔悵望頻為君終日獨傷神風雨江雲黑誰向孤舟欲問津

凌波不見美人遊清洛無情獨自流從此江蘺與芳杜
露香風葉共殘秋
漢水終南入夢思亂蟬秋樹別魂悲男兒自有平生志
莫使揚朱泣路岐

奉寄南仲綏迎祿二首

不見意中人難堪歲暮心黃花將爛熳白髮已侵尋綠
酒時孤引清詩坐獨吟誰能乘小艇牽興過山陰
白日孤抗靜冊攬古連斜野烟生晚凝江鷺下晴沙尚
阻連宵話其如遠別何愁來江浦望十里樹陰賒

甲申以觀察使到比安次壁上韻仍寄教官年兄

山有扶蘇隰有龍美人相憶倚高墉寒雲晴黑栖迷鳥
落日蒼涼下遠松老去都無浮世戀談來尚露舊時鋒
還慚按部虛宣化薄俗寧論比屋封

齋居讀易落花滿庭隨風入窓可愛

相伴寒窓唯聽鳳獨行虛閣數飛花靜中更把羲經讀
不覺斜陽下遠沙

丁亥元日大雪次望湖軒韻

大雪羣峰晴濛雲四野同長林隱見裡蒼壁有無中病
或開來滅詩從靜後工空空香縷細幽思正神通

丁亥夏春讀易有感書壁上

窓前窓啓讀易啚天吾迷晨起研劇至日西莫道騷文消息遠

隔窓春鳥數聲啼

次韻寄漁隱亭同遊諸君子

漁隱亭邊堂遠川竹洲移掉小如天相逢各說溪山興

日暮春歸來雨滿船

西樓夏日聞打麥聲

快閣來憑霽景清丹崖蒼帶碧波明南來二載身無事

臥聽前村打麥聲

七月十五日俗號百種扶民為父母招魂以祭之

麥飯一盂蔬一盤招魂江上陳祭祠秋天漠漠秋日黑魂歸不歸未可知人生到此淚沾臆江水東流無歇時

悼經男

萬里憐吾獨三年望汝歸形容長在念節序更如飛湖海雲生壁鵑愁月隱扉當遺魂招不得老去自無依

軍威松峴省先祖墓縣監柳君夢并來訪因與同至南溪欲卜居士友數人隨之因以一詩記其事

連宵風雨忽遠村花盡落前溪漲新綠玉玦鴻寒石同心忽見招幽賞風所愜聯翩二三子騎馬出林薄尋溪始崎嶇俯巖旋窈窕郊平麥多面野闊天遠峰巒列畯雨過來灑清渭漁煩俗主人喜客至班荊坐日夕酒想已云高情談更無數敬問即婦里嘉嘆仁賢績欲求一屋居

息此萍蓬跡沉吟招隱篇殊重伐檀曲誰苓從此始辭
讀隨年足

仙蕊臺次退溪先生韻

高臺登眺若懸虛漁釣生涯我不如花落半庭春事晚
碧簷松影更蕭踈

偶詠

茅簷細雨晚丁東古木蕭蕭八月風終日小軒愁獨坐
一江青壁有無中

丑座精舍草創十年中間財力遑屑纔不能成
邵也發憤營辦堂廡密户皆具適會余退歸之
日而吾舍有成天公固解事也喜甚更次前韻
青山數疊如拱揖碧玉一片秋江虛孤亭十年僅有成
從今辦作幽人居幽人遠赴尊鑪約江風細拂紅塵裾
山僧有志事竟諧小園脩竹依江墟研朱點易碧窓寒
歲晚相從吾與渠

題遠志亭

洛水西流意嵩高丑望頻那堪千里別又度一年春
地容高祓江湖送此身浮雲終日在回首獨傷神
屏山與諸君校先師文集有感星鶴峰兄侍者

江樓日夕悤倘佯濟濟羣賢更滿堂共攄遺編重理緒
此生寧復望門墻

次文山次謝愛山賦夕陽雖好不多時韻

樹抄風來生晚凉江波橫曳殘霞光西天無數亂峰出
縈氣縹緲連天長我今振衣千仞岡風雲壯懷同飛揚
已看月照東山上不愁落景虞淵藏與君搏前歌一曲
萬事相看雙鬢黃

將赴　召西行登江樓有感

白雲一片生丈人晚來飛作西江雨雲消雨霽水鏡澄
江南江北多炤樹人生快意一登樓萬事悠悠吾已老
萬事悠悠吾已老明朝又向關西道

書山人思瓊詩卷

秋山清秋水寒落葉一片下西林鴈陣無數飛空潭湘
岸青楓天雨霜孤舟獨棄君山陰美人不見愁人心

題龜鶴亭三首

繞郭沿溪細逕賒官橋村樹巧藏遮答侵古石玄衣濕
當列晴霄彩翼斜異地逢場真不偶幽居占勝儘堪誇
主人高節如清獻龜鶴相隨老一涯

龜鶴亭中龜鶴姿幽情物態共相宜身辭魯掾亭希錫
夢入揚州更可騎孤艇乍回炤雨裡小橋吟過夕陽時
關將二玩供真樂不許尋常俗子知

過臯曾揖翔衣仙祀骨何如曳尾賢斬對曉峰看立立
墓臨綠水弄淵雲天有路聲聞九蓮葉成巢壽滿千
麋鹿島鷺猶可友一區相伴共踦躚

次陽明韻題玉渊壁上

幽居興味與時深塵事寧容一點侵竹塢秋聲聞戞玉
江臺月色見鎔金行藏淚滴登樓眼精一切嘶望道心
浩世已知真夢幻晚來長嘯白雲岑

龍湫次金子瞻韻

萬事悠悠獨倚樓夕陽芳草使人愁留題冷落塵生壁
忽忽存亡問幾秋

趙月川寄書答去又書一律以道未盡之意

衰病侵尋雪滿頭洛城風雨更淹留驅馳湖海終何補
整頓乾坤不自由萬事一心還皎皎百年多累儘悠悠
山中遠寄當歸信晚歲行藏亦可羞

奉別韓德載

自識荊州面真輕萬戶侯塵埃一分手江海獨登樓北
去風霜苦南遊歲月遒題詩欲寄遠千里意悠悠

過松巖懷權章仲

詩老兼雲父孤村過客悲平論一生事堪作百世師迨
迴寒雲色悲涼老樹枝雄餘舊三逕秋草正離離

題鄭子孚道味洞

地認呂文穆居從道味新幾成數椽屋已占萬山春野
曠宜多黍民淳可卜隣去來真自得時復岩綸巾

孝陵道中有感

癸巳十月 車駕還都余復相甲午七月奉
命謁 孝陵出西門望漢江兵火之後四郊

空虛極目無復人烟
落日秋風動白蘋江頭行客淚沾巾雲山極目空圖國
野樹連天不見人天啓兩京方佑漢楚餘三戶可亡秦
書生白首真無用重裡龍泉會有神

題花石亭栗谷亭名

山形背立本同根江水分流亦一源花石古亭人不見
夕陽歸去重消魂

次天將韻

仗蒙厚示盛什謹次奉呈荒拙可笑

英名從此動夷華許國誠深不顧家辦得奇功歸去日
鴨江春樹正飛花

宿婆娑城登襍江樓

客子登臨情浩浩高歌一聲山石裂長風吹上東峰月
萬里天容一樣碧我生於世真悠悠壯去南來成白髮
風塵天地老病催宇宙歸來空嘆息

贈別李提督如松二首

濟世須憑蓋世雄三韓再造指揮中驅除醜類還鯨窟
鋪敘皇靈盡海東漢府趨塵雲滿後妥興迎節雪飄空
追陪一歲艱危地戀德傷離意不窮
天威震疊下箕城千里妖氛一半清豈謂長驅無甲馬
要須全勝罷屯營羌降每軫留兵議歲暮仍難得虜情
除却鯨波期永息不知何計報昇平

次贈松雲師

纔徑關外至更向湖南歸擊楫心猶壯還山夢亦稀秋風吹正急征衲遅努力奇功建何須惜輭違

玉山夜飲贈鄭克已好仁

天地猶南壯關河更旁兄浮生饒別恨歲暮獨邊征燭淚天將曙霜華夜轉明相看不能寐危涼自縱横

到黄江驛前少憩坐溪邊石上聽氷泉咽咽流

恭意會忽忘道途之艱偶作時戊戌冬二羅官南還

夕坐巖巖石靜聽氷澗聲冷冷去相續汩汩來無停自有天機妙非關世俗情五更衰未聞道恨作醉夢生

宿雲巖

關心百慮夢難成卧聽庭松打雪聲風起鷹驚雲欲散一簾殘月曉仍明

除夕在覺華寺東庵偶題

繞壁泓溪細逕斜雲林深護梵王家一窓雪霽色明殘雪千里遥岑散暮霞塵世去來如夢幻人生離合似風沙若為學得安心法羽化登仙不足誇塵世去來如一作世事變遷真

贈太雲

僧太雲為余看護玉澗精舍殆十年前冬余

鸚鵡山中親知斷絶雲白河上來相隨不去

一日出詩軸有余辛巳春所題云細草初生洛水湄梅花又發驛南枝斜陽獨抱巡簷興

偶寫山僧軸裡詩俯仰之間已十九年矣而衰病如許無復舊日情致再和其韻

春風又到曲江湄紅入桃花更幾枝來田海水真朝暮舊物唯存一首詩

二月余自道心出河左前慶山縣令李浚晦齋先生之孫也從慶州來訪臨去以詩為贈此去桃花洞迫迫七舍餘獨來殘雪後遥訪故人居舊義今猶在交情病未疎春風一相別危濟各漣如

春愁

夢入天空濶楚山碧楚水無情盡日流江南緑盡王孫草燕子不來人宻愁

讀葉蘇州詩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此意無人識喧啾各復朝章公晚聞道一言真妙訣悟來無一事淨室自生白若欲強解說踏地皆膠葛更懷瀟湘翁胎藏一無極耿耿一片心千年猶可覿憐我坐衰病說夢還自迷夜來獨流吟一窓殘月低

雨後前山杜鵑盛開忽憶庚午春以書狀赴燕三月還到鳳凰山下滿山皆此花遼人謂之滿山紅今已三十年矣覽物不能無感舊之意賦此云

使節當時最少年還程正值艷陽天鳳凰山下花如錦

鴨綠江頭抑似烟帝里和風飄客袂鄉関歸興屬吟鞭
如今卧病南河曲白首看花只黯然

三月晦獨來玉淵書堂少坐凌波墓見碧桃正
開殊可愛玩忽念此物関我何事要須往山水
風花都不着心方是究竟法因書一絶于南窓
以自警云

一步移來便墮塵着山着水亦迷真還知逐物皆成癖
雪月風花解誤人

吟蟋蟀

蟋蟀鳴何急聲聲如有情幽人半夜起明月在西庭

鳴玉臺

芳草生幽徑空谿盡日哀春風無限意信馬獨歸來

獨坐

空齋獨坐遊目忘言竹裡風殘鳥不喧山後日沉紅半斂
樹梢江遠翠平分心從有象多成妄道本無形易失源
嘆我白頭今尚爾世緣何趙一浮雲

西川君鄭汝仁自星州還京訪余河上小酌松
亭又舟渡北潭登凌波墓日暮相別汝仁素惠
消渴是日多食紅柿數顆而去既別次東坡石
田驛韻寄汝仁

茅屋三間松萬株淡烟連村橫一抹柴門今日為君開
紅柿清茶慰客渴日晚攜手步江沙共上秋山山路滑

酒醒人散忽怊悵獨向雲間望閶闔

松亭別松雲

西風松下一杯酒閱海三年怨別心白首相逢又分手江潭落木秋雲深

次老杜九日韻

高眺乾坤眼界寬一杯相屬未成歡黃花向客偏多意白髮乘酣盡上冠長浦鴈聲秋色遠亂峰楓葉夕陽寒龍山勝會年年事莫把茱萸更細看

次金希之大賢留衣庵韻

依舊山前夕照明留衣人去只留名想應宴坐觀空日贏得飛花滿太清

九月十七日猶子掎赴狼川任所贈別二首

搖落江村暮夕猿淚眼昏　國恩吾未報民事汝須勤約已常持戒閑時可學文男兒自有志餘外總紛紛

去歲楊村別流離道路中自知成永隔誰謂更相逢天地洪恩重門閭喜氣濃歸期在何日慎莫負春風

詠玉淵石壁

上接碧天色俯壓千文灘狂流任湯擊高處不容干

三月下霜

正月繁霜事可哀誰將天道問裁培幸從南畝憂無麥不向公庭賀臘雷

題七絃琴

五絃琴作七絃琴兼畫風一去無回音高山流水古今同
世上無人知我心

庚子元日夜次陸放翁田子元日韻

嚞歲為新歲寒村一病翁光陰瞥眼過生事與時窮萬
計歸虛北今年願小豐松明蒼殘燭吁嗟任兒童

庚子人日次高適韻

不分江湖與廟堂此心安處即吾鄉平生行世無長物
只有忠肝與義腸聖言不憂無不懼易說何思又何慮
行年六十未聞道亂雲飄飄無定處今年今日復明年
俯仰天地多風塵當時賣藥韓康伯願為無聞無識人
江村曉起即事

江辟歸雲濕園林宿霧輕孤村經夜雨幽逕草齊生
送趙甥穀還延安二首

千里來尋十日留那堪此別更悠悠欲知別後相思處
花滿江村月滿樓

歸秋飄然不步留白頭雜思謾悠悠天涯芳草無窮恨
日暮烟波獨倚樓

寒食前一日將出掃先塋以雨雪止

春寒猶料峭寒食不見花凍雨全成雪青溪半後車衰
遲筋力減香火歲時賒丘墓經年隔孤懷欲如何

寒食雨晴始出金溪在豐山道中馬上口占

雨後寒風動客衣水村山郭散朝暉江中覓鴨真柔勢

天際頑雲未解圖世事百迴今日是山河一望昔人非
閑愁欲說知誰是信馬春郊獨自歸

月夜與子姪步梅花下次東坡飲酒杏花下韻

江邊物色艷暮春月中花影尤宜人蘇仙佳句至今傳
絕勝流水涵清嶺南枝壯枝俱爛熳風來萬點飄香雪
況吟花下繞百匝不覺西峰已殘月人間得喪等浮雲
一醉花間萬事空莫笑白髮被花嘲且為衰顏得酒紅

七月五日風氣颯然與子姪數輩遊垃林佛塔

令奴焚去荒穢以火焚之時風急火盛須臾淨
盡林影婆娑可以逍遙明日次東坡上已出遊
韻

秋風蕭蕭輕雨飛徵涼早入前村鴉興來幽尋不辭遠
牧豎農夫相戲侮古寺遺基石塔橫細逕穿林日亭午
林深境邃俗塵隔欲呼魚鳥相甫汝長松萬株遶江曲
碧蘿千丈蛟龍舞年深荆棘翳佳木剪剔寧論疫僕苦
嘗聞古人烈山澤一炬燒荒吾亦主清陰生地石苔斑
野草閑花相媚無冠童三四共盥桓坐久忘歸同藉土
還思十載走風塵老去始學樊須圃三年澤國困漁父
一夢鈞天曾帝所悲歡已付泡影中杜門澄心看妙文
平生學道妄有意上下鳶魚窮仰俯通來多病百無為
白石聊復歸親自煮鼎鉄爐寒不成毋一篇遠遊徒虛語
時時率意輒孤往不論隣家與僧宇行歌白雪帶月歸

絶勝東華候朝鼓人生所貴在適意坎止流行只如許
從知賞心不在遠伐木何須凌險阻無官身輕是實語
客來賀我何須吊

今年書舍菊花晚開至十月旬方盛因憶昌黎
詩鮮鮮霜中菊既晚何用好有感
數枝疎冷不勝霜尚得開花滿院香歲暮地偏車馬少
掇英三嗅倚斜陽

登樓有感

獨上江樓有所思闌干倚遍夕陽遲乾坤岳瀆高低裡
雪月風花品題時大道秪今歸閨彥名言從古易支離
欲知上下騫魚妙高處從來只在卑

晴曉獨行庭中偶書壁上

青山繞屋如相護白髮侵人若未饒人世都無容足地
一庭晴晝且逍遙

題者竹門

細雨春江上前山淡將夕不見意中人梅花自開落

樓中秋思

青楓在江畔寒雨打蕭蕭終日樓中客心懷不自聊
伯氏宅門外小池種蓮今年盛開

挾綦立紫門露浩袂衣蓮花嬌欲語相對却忘歸

題魚樂亭 四日同登

亭在花山東麓下臨洛水亭主金君世商雖

武人而孝友絶人鄉里稱之晚年築亭於此
以漁釣為事余嘗名其亭曰魚樂今過亭下
而金君已作古人亭益廢雜草滿庭唯數叢
山菊開花動搖秋風而已余不勝悲感書一
詩於壁上而去

孤亭猶在主人亡雲物蒼茫歲月荒秋草滿庭行迹沒
一叢山菊為誰香

道中又吟一律

出嚴亭一望盡南東試整危襟遡壯風高鳥暮春雲秋色裡
亂山紅樹夕陽中江流衮衮來無盡世事茫茫去不窮
何處牧童橫晚笛一聲寥亮散晴空

青山白雲歌

青山都在白雲中白雲盡沒青山顛風吹不止雲卷舒
半在山頭半在天雲多變態山無語相離未久還相連
幽人無事不出門坐看雲山一惆然須臾日暮山色黑
綠樹雲深啼杜鵑

讀徐克夫鳴巖録戲書

幽居閒在翫山中滿壁圖書樂未窮五斗與閒栽菊老
只留猿鶴怨春風

秋日步庭中

翛翛行庭踏曉霜竹籬茅舍日荒涼西林葉落窓聲盡
壯岳雲橫晚勢長吾道固然還自怨世紛如許為誰忙

閑來試啟歌商頌金石遺音已杳然

早春

春雲陰陰春雪飛春寒惻惻春衫薄終朝無語守空堂
所思天南又天北山高水深千萬里一夜池塘春草碧

題秋虫集

天地逢秋序微虫亦有情自悲還自語非為動人聲

風菊

養得數叢菊寒花晚欲開莊風一夜急顛倒半荒苔

詠虞卿

虞卿蓋俠士之知義者以魏齊之故棄相印
卒以窮困哀哉

白璧一雙如糞土黃金百鎰同毛礫平生握手魏公子
四海同心重膠漆人生榮辱亦偶然百年契分神明知
誰人置我俠士論勢利之交寧不悲君不見孟嘗門中
相印曲薛下游士多如簇翩翩信陵非長者在向屠門
驚世目

無題

壯風吹動小微雲星月分雞各異門蘭蕙不爭花愁欲老
楚江烟雨正黃昏

精舍雜詠

南河一曲是荒村衣碧水丹崖近小樓莫向江南問漁父
烟波日暮使人愁

偶吟

孤舟日暮艤江沙步出青林訪道家脩竹滿園誉逕合
一庭春雨落殘花

湖月

朝望平湖水夕天平湖月平湖水澗石壁高月色炬光
初點綴有懷凌波仙不見生塵襟未羨不覺歸來曉腸
斷湖山青一髮

冒雨獨來玉澗令僧剖竹引山泉墮石上其聲
琮琤可愛睡起成一絶

山澗泠泠落小塘新荷點水動微香幽居漸覺塵緣少
只有清風共晚堂

次沈領府事韻

柴扉寥落掩荒村過客爭傳是相門煙雨暮春山寒食路
桃花春水武陵源行藏有道神常泰趨舍無心德益尊
聖代不應遺故老廟堂經濟待公論

次韻奉諸君

庸學微言魯魚諸君辨說已無餘欲知妙處同條貫
功在心中不在書

非魚安得便知魚目擊忘言意有餘功力自憐無分寸
向來空讀五車書

快挾天風百尺臺高擎明月共徘徊獨有空相
清夢時時繞水隈

觀天地生物氣象

默坐澄心鏡寓觀造物情鳶魚自飛躍動息各生成草
綠溪翁室花明處士庭何誰叅至理妙契入無聲

庚子初秋 念四

新晴嵐翠滿西東頁手行吟一畝中浮世百年餘短鬢
社窓千古有清風纏痾苦憶安心法向老難忘戀主衷
欲上危樓揩望眼五雲何處是天宮

贈金聘仲兄弟

強起三年病欣逢二妙來扁舟載逸興夜渡水雲隈

次老杜韻題僧軸

病起尋江舍僧來過竹坡蕭條荒店小隱約暮山多

晚悲芳草人愁怨碧石巖水雲無定跡臨別意如何

齋夜即事

松聲滿院小堂靜竹影橫庭寒月明老人不寐窓閒卧
默數香檠到五更

白雲

白雲亦有心卷舒依時節朝從天際去夜向巖邊宿回
風一吹散陰薄不成澤飄飄不自持蕩蕩空中碧天寒
歲云暮獨伴山中客非無贈君意畢竟還自惜長歌白
雲謠聊當縈芻曲

戊子夏與士純諸友會屏山編退溪先生文集
今十三年而諸君復會院中輯年譜感舊興懷

吟一律錄呈幸各和之以記一時之事

文會當年盛編摩此日同干戈頭白後山水眼青中亦
足着天意何須怨化工斯文還一脉吾道未應窮

送洪府使君瑞還京

衰病一如此餘生已可知邦堪垂老日重賦別離詩碧
樹鶯聲滿黃雲嶺路危秋來多壯鴈唯幸寄相思

月下獨步庭中偶吟遣懷

於世百無用還家荅不早晚收廊廟跡歸作田中老田
中無所有統屋只蓬棗地偏車馬少親知跡如掃環堵
數畝餘掩閉事幽討行庭愛明月坐階憐芳草月既解
人意相隨永為好尊亦不世情一般同棟花無情勝有
情邂逅遂傾倒聖言曲肱樂詩歌稼穡寶吾生即此足
笑傲窮凉燠

贈友生

衰病侵尋雪滿頭思君不見意悠悠那堪別後年華晚
碧樹蝉聲已近秋

立春後出金溪望見豐山驛里柳色微黃感時
興懷慢然泣下

荒郊匹馬已斜陽景物無端惱客腸野渡寒波生晚碧
驛亭疎柳上微黃思來忽覺幽明隔別後仍驚歲月壯
欲說心懷憑短句淚交殘墨不成章

過馬埠

天燈山西有古井俗傳昔有吏居其傍得龍馬於井中騎之朝夕往來東京不廢恭衙其言甚詭然至今天旱則祈雨其處

鸛駕山頭春日西小村微雨鳥空啼不見當時龍馬跡野塘無主草萋萋

八月録庵夜坐有　旨召上疏辭後作

未死殘魂在重閽　聖旨温綸叨三錫命幌赤一酬恩澧浦愁雲結周京望眼昏披肝數百字幾日抵　毋閽

辱蒙　召旨又以病不赴

殘衲心情病鶴容難將白髮犯秋風空慚　聖主推恩厚永信孤臣賦命窮天亦有雲長向社世間無水不流

東神京正在千峯外碧　丹霞望眼中

金而得新卜江舍名以松陰又編秋月堂寄二

律韻

松陰與秋月都在此中間異境知誰借幽盟肯自寒怡情雲半壑護屋竹千竿料量平生事無如一日閑

竿屋三椽足荅庭數畝多風流蒲江月富貴一園花遠樹連還斷遠山直復斜興來隨杖屨無處不吟哦

書示柳訓導宗直

騎日逢東魯吟笻出北林同穿鳧逕濕仍過暮江深曉老嬾園帶頭童懶着簪閑身幸無事雲水好追尋

五月十五日夜雨曉起書壁

夜聞山雨下西窓人獨宿朝起聒庭莖數莖添新碧

題階上牧丹

數尺牧丹叢托根連雲石葉前列青羅帶花張紅錦幄偏含雨露恩更得清和節富貴良足誇花王擅奇絶寒梅獨何事幸爲當風雪

次李五峰韓閔贈別獨樂堂主人李慶之山茨韻

李君信厚士憐我老多奇春風一見過秋日復來斯行藏久已定世事安足悲且盡一杯歡莫追雙淚垂清風與明月此時又相隨

贈山人

何年結社坐遠峯夜夜焚香達曉鐘欲問閑中真意味

石壇春雨杏花紅

次人韻

令人難見古人風軒鶴雞群自不同愧我畫蛇終作累憐君失馬坐成翁窮村歲暮無來客落日天長有怨鴻耕讀晚衰差可樂卜居須問讓西東

秋蓮曲

蓮花紅灼灼蓮葉青田田生成苦不早獨秀秋江邊涼風日夕起白露墮重玄弱蔓不自保霜雪還相纏花凋葉枯誰惜之中心尚有千絲連我願美人意化作鴛中綠但令相思情不斷不恨天涯長別離

送金昌遠赴江陵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衰暮非復
別離時莫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
路何以慰相思此沈隱侯語靈芝餞席朱先
生舉以語李李章云如僕知此季章尚未也
又云解携乃之際一人衰暮足令滿座不樂蓋
其時先生年幾七十故云然余今年六十三
昌遠才四十八然則今日之知隱侯詩者莫
余若也後有數句雖工拙不同亦各言其志
也開東如見徐克夫亦以此示之
江陵去河曲里數踰半千此別同遲暮前期又杳然芳
草秦京道晴雲洛水邊平生知制淚今日自連連

前言情不盡再贈
貧別雖云苦難同老別情百年者落日萬事欲沾纓莫
愛逢場飲須傳卧閣聲政成應不遠霖雨濟蒼生
次李白韻重別江陵之行
客從鄉國出遥向淇州去開山一千里迢遞隔烟樹老
年不再少一別難相遇行塵望易斷淚眼昏如霧
次昌遠韻又贈
難持弱柳繫行舟日暮烟波無限愁山窓別後梅花發
折取瓊枝不自由
挽西原府院君鄭琢
麟閣奇勳黄閣老人間壽福獨能全忠深韓勤忘身日

寵拯園田謝事年遺業會着良史録懸車留與子孫傳
傷心昔舊無多在鄉社春歸倍愴然

挽趙月川

病中垂淚強題挽只為相從四十春鍾鼓早知非為樂
林泉豈合墮風塵百年托契傷今日四海論交有幾人
遥想芙蓉山下路不堪吹笛夕陽隣

書法器軸

老病不出門前草一膝沈吟月臨五瀨追僧来一兩
餘宿霧卷川原散雲日望音已可喜矛待来詩筆

秋月潭

步出踈林踏細沙隔雲依竹有人家已覺江湖秋色老

瀟山紅葉似燕霞

丙申獨坐有懷

老夫不語坐支頤江北江南有所思日暮孤舟何處嗄
瀟江寒雨碧絲絲

自嘆

眼昏懶讀書腳劣倦登臨多病不飲酒却掃無人亦思
量百千事無一可慰幽襟惟堪一室中收拾散亂心亦恨
歲月駛暖過好光陰病起西窓下清風動竹林

寓懷吟

白鶴飛上天高風送六翮逍遥好境界萬里濶無極不
知一身高但覺雙眼豁黄河細如絲泰山秋毫末圖南

亦多事適意無南北

次晦庵聞蟬

高林滴餘雨西日照前扉滿樹蟬聲起村深入到稀
亦金而靜

老人多病卧空廊秋夜沉沉更漏長往事入心多歷歷
新愁上鬢更茫茫難尋變化風雲氣自有分明日月光
江上已驚聞落木不須鶺鴒怨荒岑

病中送金主簿協還九潭 丁未二月

碧河同掩十里扉挑浪生時鱖魚肥可笑生涯徒此盡
一江明月屬君歸

西厓先生別集卷之一

疏

乞郡便養疏 丙子十二月

伏以天地廣生成之德故萬物無不遂其性人君有體下之仁故臣子得以盡其情今臣有閔迫之私而不自盡於君父之前則是以微賤之故自阻於天地生成之仁而使乾坤洪造猶有所不徧及者矣是故不避煩瀆之罪謹昧死上陳臣本嶺外人老母在安東地距京師極遠臣每朝夕之養而遊宦千里之外一雛親側動經累月每恐藥物供給之不時以速顛仆一念至此心膽俱墜況臣母今年六十有五素多沉痼風氣之疾中年

喪獨積憂傷心衰敗之形奄奄難保聖人有言曰父母
在不遠遊今臣非遠遊之時也臣不幸早失父今獨有
母在耳日迫西山悲虞滿目臣於此實不能為懷也臣
以至愚極陋濫蒙 國恩簉仕以來長侍 經幄眷寵
極矣沐浴休澤涵涘 聖化欲日效行望 清光少效
愚衷者固螻蟻之微誠也初非有榮塗退藏之願難進
易退之節而悶悶遑遑旋入旋出未嘗一日安心於仕
宦者徒以有母故也君親雖無二致忠孝亦有緩急何
者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謂也故古之先王以孝為天
下使天下人子之欲養其親者皆得奔走來告於上其
詩曰豈不懷歸將母來諗及其季世王化稍薄下情鬱

而不達其詩曰不遑將母又曰有母之尸饔自我祖
宗朝在循人子之情而多曲成之恩故自侍從臺諫出
以懸郡縣之符以養其親者難以枚舉至于當世而隆
化不替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此類非一凡有人心者孰
不感激今臣之情勢迫切比之泰親在京而求外便養
者尤不啻萬萬如彼家 聖上矜憐俾乞湖嶺間一小縣
以去使臣得竭其子分以治民事而私以俸祿之入致
養盡死之母則非徒臣母子隕命難報而於國家孝理
之道亦有光矣臣昏殘羸劣昌歜出人下十餘年間出入
侍從臺諫無一事上補公家其效可覩也去留不關於
朝廷而於臣私情悶切如此伏惟 聖上天地父母

憐之察之俾遂微願則其於公私實為兩便臣不勝惶
恐悶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解官歸養疏辛巳

伏以臣曾以私家悶狀累瀆 天威情雖切於籲訴事
實涉於煩瀆律以公法無所逃罪不意 天日下燭微
忱曲遂既畀便邑以為母養纔十閱月又荷甄錄處臣
以 紆幄之任汪濊者天地之恩固至融而極厚細微
者蠉蠉蟻之分將何術而補塞循省增惶感涕自流數月
以來日時非擾侍從講讀之未瞻仰 睟穆之光雖自
知任重難堪駑劣難策而衙 恩感德不敢言歸窮念
臣母老病之狀益甚於前而臣之遠出遊宦一年難似

一年關懷去住繫心彼此憂攬之魂一夕九遷臣戀狼
狽不知所出將此耿耿只得赴訴於 君父耳臣於來
時母尚不離床席而猶勉臣赴 召日公義可畏 大
恩不可孤也及臣行出門輒有悶然之色更呼曰汝來
何時臣對以不敢遲滯囑付婢僕着護無闕衙悲遵路
心若吞梗既入都下日念歸期音書塊夢可懼可驚人
間情痛盡在臣身臣素以淺劣心虛氣削觸事生悸喪
失神精近添憂母之念益無以專意於職事無補清朝
士論所歸況出入無定漂蕩亦多臣身既懼於罪戾重
任有同於虛器臣實悶焉臣近得鄉書所居閭井瘟疾
大熾迫于室廬死亡相繼臣母衰敗虛羸煢然獨處悶

易嬰感而衬店稀瀾奔避無路憂勞舊恐食息靡寧臣
當此時邊在千里之外脫或人事未盡失於救護則窮
天之感後何可追而滿帶職乞假留滯遠方往來屑屑
擾驛傳臣亦不敢自安伏乞 聖慈寬臣猥瀆之罪察
臣悶迫之情 特命速免臣職俾臣得馳去救毋以便
公私臣無任惶悶迫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副提學疏甲申八月

伏以臣過蒙 寵擢被 命還朝遞級賤疾重發不任
供職至於四告得荷 恩許曾未旬日又仍前除 聖
眷隆渥出於尋常感激舊惶撫躬失措今茲扶曳病軀
詣 闕陳謝更以悶迫之情籲呼 天陛伏乞 聖慈

矯察焉自古人臣受恩深厚孰不欲策勵奔走以圖報
效哉然而或有不敢承當而力辭不已者非故為煩瀆
而已也其情誠有所不得已也故人君亦察其不得已
之情而聽許之使得隨分自安以免狼狽斯亦上下之
際情志相通較短量長各得其宜而為治世之一美事
也臣從前忝冒 經幄日月最久蓋自十餘年間長在
近侍之列日近 耿光庸虛薄劣天鑑所燭寧有喜髮
消埃可以裨補者乎人雖不言臣實自知而貪戀 殊
渥竊據因循多積愆尤厚招物議 聖度寬容譴罰不
加臣非木石何以能安惟當杜門省愆退處畎畝以自
補過於桑榆豈宜抗顏彈冠還復冒昧叨竊誤

國事哉此臣之所以不敢冒處者一也臣少時稍有志
經史之業而不自勉勵中年病患侵尋心事摧頹王務
家私之累又從而纏撓之即今蒲柳早衰精神昏耗舊
聞新知十喪八九兀然為一庸人耳古人云君德成就
責在經筵此是何等重任必也妙耿閎博有通之士極
一時之選環侍左右然後始可以啓沃陳謨無忝厥任
而不為識者所笑矣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而臣
無以蠡蚊之識濫居講官之長執經入侍何以開發卒
被 顧問何以對揚論議可否亦何所折衷而免於罪
過耶此臣之所以不敢冒處者二也臣今年七十三
歲比前益老去歲大病家信急耗臣顛仆出門晝夜魚

程僅得救活自是以來衰憊轉甚無復人形今臣雖感
激 國恩未免暫出朝夕之頃不知有何消息寢寐驚悚而
憂悶人生難期夕暗如飛臣將何心久於遊宦以累
聖朝孝理之化而重老母之憂哉貪恩勉留則私情難
忍乍入遽出則公議可畏進退維谷莫非臣罪此臣之
所以不敢冒處者三也臣之不敢冒處者略數之有此
數段其他曲折難以并陳 天聽殿下徒以臣為昔所
忝寵在今猶可拂拭湔洗更備驅使而不諒臣今日公
私之勢又非昔日之比也至如疾病沉痼羸敗已極不
堪致力於夙夜之務輒以猥賤之狀上瀆 宸嚴益積
罪戾者皆係愚臣迫切之私而不得不陳訴於 君父

者也嗚呼際遇明時登身顯列出入周衛之中蒙人主知顧者固臣子之重榮而今昔之所願也臣鮮無狀亦有犬馬之誠千里赴召重入國門天地隆恩至於如此而顧乃血誠祈免求退不已者豈臣之願哉誠亦有不得已者焉耳伏惟 聖明仁覆悶下曲成細類知臣之愚諒臣之情察臣之勢勿強其所不能亟遂非分之職使臣歸于立壑以供敝水之養且得靜閉林下尋繹舊業勉竭駑鈍以期微効於後日則生死肉骨尤出陶甄結草隕首敢忘 天恩臣不勝滀零感激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劄

無氷劄

伏以二氣運行五行循序者天之道也一心宰物萬事循軌者人之道也運於天者有常而感動悟出於人為繫於人者多姓而善惡必驗於災祲其為物不貳則其符應不差影之隨形焉可誣也古之明君奉若天道不敢荒寧觀於寒暑之凌競於雲物之異反求於身心政事之間兢兢業業日日而戒謹者良以此也故順天者昌襲天者亡千古得失之幾只決於人心敬怠之分而已臣等竊念無氷大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間僅一再見於聖筆而其後史策無聞焉說者以為周衰無寒歲秦末無燠年周失之慘類應之也洪範庶徵亦

云豫悟燠若豫者又急慢寬縱之象也　陛下昭昭御極總攬獨運非有逸豫之咎荒怠之失而夏令乘冬亏律解嚴乃於前歲之季氛浸乖戾陽縱而不疑則有雷震電激之變陰閉而不收則有黃霧霖洩之災以至凌陰未啓冲鑿俱發遣使四出求索於崖谷督責郡邑方征於生民傳聞幾甸之內斗米尺求故老咨傷感頗滿途臣等竊以為此非小變也然而　當子步側身之懼廊廟無問喘之憂給舍絕寢諤之說百官廢交修之義君臣縱弛上下凌替皇天仁愛之警不翅嚴父之誨子而人之所以應之者泄泄日甚幾委諸不足畏之域此臣等所未曉也天道幽遠固不可測度而某事之應漢

儒之陋也臣等不敢踵焉謹觀於今日之闕失而條其救災之道得十目焉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是故一念誠篤則匹夫之微足以動天地至其不誠則萬乘之尊不能以孚信豚魚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　陛下固嘗務聖學矣而緝熙之功未著固嘗勵政治矣而風草之化未孚敬天而天怒日甚勤民而民生日困延攬賢才非不廣也而嘉言多不見施　恭儉非不至也而土木未嘗停總此數段而論之則誠實之心無乃有未盡著乎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臣等願　陛下修實德以答天心可乎內言不出外言不入六宮有序而名分截然恩義無偏而禮秩不混威如之

吉常戒於燕私之地而負時之漸杜絶於關闥之外然後人主之家正矣苟或不然則寵緣之路開禍亂之端萌在古可徵明鑑昭然臣等願　殿下嚴内治以肅宫禁可乎至簡而御煩至靜而制動用方寡而收功多者為政之體也是故任用賢能百官承式而人君以大公至正之道照臨於上時其賞罰之擅而人無不服事無不成不然而疲神於簿書之間役智於操縱之機則庶事叢脞百工解體天下靡靡日入於昏憒臣等願　殿下審治體以立規模可乎公論者國家之元氣也元氣盛則百邪不侵公論行則群枉屏絶古之明君精選直諒敢言之士使在耳目之地以贔繩愆糾謬之責然後

廢僚以肅衆職無闕今者上有惡聞之病下多承望之心悠悠逐隊苟度時日言涉貴近則百不一伸事關九重則相視莫論紀法之廢職在於是臣等願　殿下重公論以整朝綱可乎天工人代不可曠廢一官一職必惟其人蓋名稱有虛實之辨器局有長短之殊必也較短量長各適其當然後無魚目混珠之獘而有奮庸賛襄之効矣近者陞黜眩於藻鑑之不精用舍出於論議之失實以致在位多曠餘之議考績無明試之功國家之事終至於不可為臣等願　殿下數名實以用人才可乎往路之清濁由於公道之晦明公道之晦明在於銓衡之舉錯比來請托居先而姻婭雜進取舍惟勢而

賢愚貧閒僥倖之門漸開於朝著奔競之習日滋於昏夜有識之士竊嘆世道之日下臣等願　殿下恢公道以杜倖門可乎廉耻者士之常行而慾利者人所同趨世治則砥礪之士多世亂則沉溺之風盛古之明君知濫觴之可戒而恐淄天之難遏養其羞惡之端而嚴其黷貨之刑使為士者得保其常行而世道不至於汙濁近者利源不塞風俗日頹人心交騖不顧禮義至於身在士夫之列而敢逞市井之計者有之賄賂交於白日田園遍於中外義利之說渾出一途仁富之術與之并行末俗滔滔良可寒心臣等願　殿下養廉耻以清濁俗可乎政以正人刑以禁姦畫一行之猶懼不從若復

虞際何以為國古之明君守如金石信如四時如有作奸犯科者必繩之以有司之法而不自為輕重故能使奸究之徒不敢有覬覦之心而輕侮　朝廷也通者姑息成風紀法失守殺人大賊之賊亦從末減之律穿窬偷法之奸得免常行之典其他司政典獄之官一切出於便文自營之計市恩行私之術簡牘交橫政法蕩然民無畏忌而棄法為無法之國臣等願　殿下明政刑以杜奸細可乎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古人有言曰一民失所足以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足以知人民之困然則今日坑壑之內凡失所溝壑之中而無告顧天感傷和氣者未知幾億萬也惟宵旰惻念常在民生講求存

撫之方固已無所不至惟其百年之弊沉痼而未解軍
額日縮而隣保之毒甚於水火貢賦不恤而防納之徒
有同狼虎此其大者餘不可殫論及今不為變通則瘡
痍之勢日甚一日而邦本蹶矣傳曰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乃本末無舉之說也臣等願　殿
下祛積弊以孚民生可乎學校者善之地也士子禮義
之宗也修之於身則有格致誠正之功行之於家則有
孝悌禮讓之實發於論議而有講道從善之樂達於朝
廷而有守死善道之志然後始可無忝於士名而有補
於王化矣近者士風不振儒術浸衰　朝廷固已置之
於相忘而黨塾之間不見菁莪之美博士倚席不講而

課試之文只長名利之心師道廢絕禮樂崩壞此非細
憲而主風化者恬嬉日甚臣等願　殿下崇學術以正
士風可乎嗚呼為治有本末之序立政有先後之宜古
之聖人致力於方寸之內而收功於萬里之外繕修於
不顯之中而表準於風動之地者無他道矣　殿下聰
明冠古膺知出天其於修己出治之道固已無所不至
然而休祥不應災異尚干天道神明必有其故臣等所
陳十事雖若經生陋儒之常談而於救時之務實非浮
泛之說苟能深留　聖意而策勵奮發加之以不息之
功則將見表正於上而影端於下近而宮掖之內外而
朝廷之上莫不整然於軌範繩墨之中而天下萬事自

然麟次而順序矣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人君於即位之初孰不欲惕慮圖治期回隆古之盛治哉及乎歲月既久初心漸解而聲色貨利之累又從而雜然於前而清明之體為其掩蝕則政治日頹以至於淪胥而不返於是始以先聖模訓修齊治平之行一切歸之於迂濶之論而屑屑於庶務末節以作聰明身親有司之事而大體未舉不甫則又留心於財利講求於兵甲使希冀迎合之臣爭進富強之說上投君心而紛紛不已以誤國事者多矣此无臣等之所不能無懼者也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書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伏願 殿下思天變之必不徒然靜觀於世道否泰之幾而日愼一日以厚

宗社萬世之慶不勝幸甚

辭職劄 甲午五月

臣庸愚暗劣不幸再冒重任於國事已去之後左右視皆在外臣獨在政事堂國論有難斷之憂事機有難追之會臣四顧茫然不知所處萬事奄奄日趨於不可為之域臣晝而心語夜而拊膺求所以自靖之術而不可得所願者惟盡然無知覺而已方今之勢有同累卵自古豈有如臣者在相位而可望於中興哉千萬無是理也且臣自亂離以來損傷心氣筋力漸敗精神昏亂扶

曳往來於備邊司日閱再三回啓以為程課而繡
涉大段百未一舉至於國家存亡之幾生民離合之端
討賊復讐之舉兵粮措置等事如龜鼻而不辨可否如讀冒
而不察黑白今日如此明日如此徒見　朝廷之勢日
替覆敗之期將迫如臣者雖萬被誅戮何足以塞咎責
何足以謝國人此臣之日夜痛悶欲死而不得者也伏
望　聖慈亟圖不遠之復黜退愚臣改求濟時之才以
幸　國事者是則天下之事尚可為也

又　乙未三月

伏以臣病益深留萬無堪公務之勢不得已至於引
告實非臣子今日分義我所安而伏蒙　聖旨許令安心

調理又　下別教於備局分以小事煩臣且　命內醫曹
院給與救藥精材草木之微有何補於乾坤而露之澤
獨偏厚於生成凡在聞見莫不感激況於臣心亦何為
懷伏地垂淚不知所言蒭以臣之一疾然臣之一身少無所惜只以
沉痼至今已成難治之疾既在相位而國勢如此正當坐
國事為憫耳蓋以臣身
而待朝夜以繼日猶懼不濟今乃從容偃息且以病廬
事者殆將半年或十餘日一至朝堂如此而國事其不
至於顛沛乎夫以諸葛武侯之才其為相也猶朝治簿
書流汗終日罔訓二十以上皆親覽斯豈不知體要而然
哉誠以事急一不暇緩行不如是無以濟危難耳今臣本

以至庸至愚當此危迫之際冒居弓軸之重他事已不
暇言筋力所為之事猶且以病全廢使玩愒之習緣臣
益長四方傳聞無不解體坐見萬事日就荒無可奈何
之地臣誠痛悶不知所出臣自量病入膏肓氣血渙盡
心力精神無竭無餘雖或扶曳自勉出入公門輒昏之
委頓不能酬應一二事而退以此悠悠其能有益於國
事乎臣受恩深重當此之時豈敢言病然而心罪遑免
者非為臣私病而然也所念者國事耳萬乞 聖慈深
惟時事之極艱俯念相職之難曠且察臣病非時月可
調之症若至遷延必益誤事亟遞臣職改卜賢相則其
於時事亦或少補而臣雖病死亦可瞑目於蒲塹不勝
悲戀切祝之至

又

伏以臣衰病比劇自量筋力之敗一日甚於一日形容
盡脫精爽都去鬼貌已成行路驚嗟其在私室長卧少
起顧以時事方急力疾扶曳百計支撐每日往來備邊
司雖在公坐頃刻間困不自持輒就他所偃仆委頓良
久乃蘇如此者日或三四下吏之見臣者亦皆為臣悶
憐臣狗馬之齒已垂六十而枯朽至此蒲柳之質望秋
先零理難久存於世斯固無足言者臣之所悶者職名
在身而臣病不能事其事生而為曠官尸位之臣死將
為吉辱恩負國之鬼唯此介介將無以瞑目於泉下耳近

日臣雖病甚同僚俱在猶可推移職務苟度朝夕今左右相皆將遠出而臣獨在腋或病勢更甚不得供職廟堂無他大臣又無處置之路則國事奈何臣晝夜思惟不知所出惟望　聖明曲察事勢趁此他大臣未盡出去之前早遣臣職吏卜他相使內外庶務不至曠闕以濟時艱不勝幸甚抑臣於疾病之外又有情勢悶迫不得自安於忝冒者　君父在上豈敢有隱臣本以無狀叨竊吊軸人心不厭過咎滋多四方論議久益藉藉大臣之任本以儀刑朝著非庶官末職之比豈有人所輕賤而可以仍冒者乎至於年前有何色人乘經理初至或貼榜宮壁或投書宁館搆臣不測之罪以搖經理之

驅將以嫁禍於臣生事於國事非徒然豈不塞心賴經理量弘且知其出於搆誣故其事遂寢不然則前朝金方慶之禍將復見於臣身而又必為國家累人情如此而臣冥頑不退因循尸居則必且衆怒愈甚危機益急前頭新經理之來亦安保其更無此事乎一至剿殺毋至則惑三至則信人之常情也慈母猶不免投杼況於他人乎到此臣之自處無乃益難乎然人之於臣有何深怨只緣臣昕處之位非臣昕當居故人鬼交惡嫉事百出理勢固然無足怪也夫以姓名出入於文字告訴之中罪惡狼籍即州府晉吏猶知羞恥不敢恬然於其任況以大臣為名者乎今國勢艱危　天兵滿國若欲

造謗流言何所不至臣決知其不可仍在相臣之位以
辱　國家而其時經理方在京中臣不敢屢將此事形
於　啓辭之中以煩聽聞數月之間隱默隨行仰慚俯
慄若無容措今始因臣疾病難堪之狀而并及於此事
以竊臣不得已之懇伏望　聖慈毋以臣言為迹然辭
避之辭巫　賜陶鎔鮮臣非據以慰人心以安公私以
靖國事區區血誠昧死敢達

又戊戌

伏以近日國事繁劇節序不調　宵旰憂勞之餘　玉
候聲豫常度群下之情所共憂悶臣雖無狀亦有一段
狗馬之誠敢為引告偃息私室是豈臣心之所安昨日

伏承史官宣諭　聖旨臣伏地稽顙欲死無地臣素以
危賤之命積年癃疾深入骨髓日益沉痼僵仆委頓朝
夕待盡實無分寸筋力可以扶曳出入加以臣庸劣愚
妄久冒非據不能引退萬事叢湯莫非臣罪誠不思更
以不肖之身上累　君父以貽羞辱於　朝廷臣於此
時違慢之罪輕冒昧之罪大臣之不敢在職決矣伏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天地洪恩曲成無物敢望　聖慈
諒臣之病察臣之勢哀臣之心巫許遞免臣職改卜賢
德以扶國事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謹當瞑目填壑結
草圖報席藁待罪辭不達意惶恐隕越不知所裁

啓辭

辭職啓　丙申十月

昨日登對時略陳臣情事悶迫疾病沉痼不堪供職之狀請　賜遞免公私之感交切於中不覺嗚咽失聲不能盡達微悃而退今更自量　闕庭再覲　天聽不勝惶恐之至臣雖無狀亦有臣子心腸當此國家危亂之日豈敢餙辭稱病圖占安便苟以臣之病勢一向危劇不可支吾今年則寒氣倍甚故疾勢益重常時上氣無數頃刻之間若將氣絶者自腰以上則如在火中耳目昏暗精神憒亂思慮云為俱失常度一日之中乍寒乍熱濵身掉戰面無人色臣之此病非朝夕偶發之症今已四年已作膏肓難治之疾萬無蘇復如人之理當此之時臣之一身輕如鴻毛病之緊歇不足為念但臣冒處重地職兼内外以此濵盡氣力其何以策勵奔走以供職事乎此臣之晝夜憂悶至於流涕隕越而不知所出者也宋時元昊之亂不過邊境之憂而相臣以養病政府適免以無所建明去職良以朝廷重任百責所係成敗之機決於呼吸苟失其任不可頃刻冒處故耳今臣之病不事事幾日月矣如此而因循忝竊置國事於悠泛之中自古以來未有如此而能濟者昨日申礫筵中所　啓西方措置之事實係今日遠慮而臣帶體察之號則下去經理此亦臣之責也而猶不能奔走宣力萬一事出倉皇而大計或誤則臣抱病冒處之罪其

可勝贖乎臣不敢苟為虛讓挨之時勢實為如此此在
聖明默念裁處而已臣受　恩深厚忝在大臣之列假
令不在相位當死於　輦轂之下病若少減則亦當隨
諸大臣之後凡有所懷亦必陳達只以羸病之人冒在
吊軸為悶伏望　聖慈憐臣至情察臣事勢臣所帶本
職及體察職名并許遞免不勝悲懇祈祝之至

再啓

伏承　聖教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竭地無所容
措當此時勢雖小官末職凡有任事者當死生以之豈
敢言病臣雖愚劣非不知此義但臣筋力已盡心神都
喪冒處重地百事不舉誠恐國事僨敗不可收拾故昧
死上請非為私計實為國事區區血誠天地所鑑伏乞
聖明深思國事早有裁處不勝幸甚

三啓

再承　聖教感激惶恐不知所達臣於危亂之際若以
自便為心而有此辭退則天地神明亦必厭之矣臣之
所悶者國事如此日急一日而臣在相臣之位且兼許
多職務曠官覆餗淹延度日其憂上關於國事非臣一
己私悶故為之千思百度晝夜憂恐不知所出而有此
籲號者也　聖恩雖許調理行公今時何時而臣敢一
日偃息於私室也臣之悶迫國人所知　天地父母亦
必照察伏望憐悶以便公私

咨文

遼東咨　甲午九月、

朝鮮國王為倭情事當職為照賊自上年四月巢徹城
南下之後即分屯慶尚左右道沿海地方占據險要設
築營寨無意渡海有六酋清正據蔚山郡西生浦平行
長平義智在熊川縣熊浦薺浦等處此其首尾聯絡釜
山之勢而其根柢盤據在東萊無慮數十餘屯無名賊
酋屯駐巢穴不可盡記又有賊兵或千餘或數千別於
小邦南海中巨濟縣及天城加德等鎮分占留駐以舟
船往來與左右道諸賊形勢相接欲以水路來犯全羅
南邊轉出於西海賊情所在實為叵測小邦以殘殘餓
羸之卒分頭把截東西數百餘里形分勢弱自保不暇
實無餘力可以勦除一屯加以三年持久糧餉之絕軍
卒死亡賊若更肆衝突無計抵敵今年幸賴　天朝威
靈賊頗斂兵以等待封貢為言其情誠詐雖不可知然
其屯據經年形勢張肆兇謀益密必非無故而自退者
亦明矣自近日以來邊報愈急或言撥班添糧或言逐
日演陣或言叵已逕砲手或言聚集散處徒衆或言
加築外城添設鐵鎖各人所報虛的實難盡信而彼見
沈爺將久無回語日月已久嘗我已當虛實盡知其舍
憤決裂之禍勢所必至且賊所流距者在花全羅一道
全羅以小邦八道之中惟全羅獨免兵燹公私盖藏精兵

器械稍在於此賊若先從此路則可便回糧而此路既
覆則他餘空虛之地可以長驅無憚本道一半已經焚
掠其粗完郡邑亦緣簽兵調度之煩一搔蕩敗然其人
户亦猶為小邦根本此路若破則小邦之勢更無可恃
況關酋書來有明春出来之語賊中傳報之辭未委其
虛的而在我防備之道尤不可以不早區處目今封議
既罷能秋穀已熟川兵適撤關隘空虛以此小邦人心危
懍荷擔相待當職日夜憂灼不知所以為計幸蒙察院
按臨東邊加意小邦令將賊情緩急逐一轉報此實東
民一丹生之會當職不勝感激除再查各該賊情及迫日
追報緊急聲息備行咨復外煩乞貴司作速轉稟終始
拯濟為此合行面咨請照驗施行

呈文

呈司天使文

謹呈為陳情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父無有過而或
被譴謫人子之心猶不忍聞況事大不然情實誣枉者
乎　寡君夙承先王付托之重祇荷　天朝屏翰之寄
憂勤庶政至誠事大茬陳二十有七年無盤游聲色之
娛自　毋妃没宮中一不設宴飲性喜觀書夜以繼日
遇群臣以禮撫百姓以旦心感宻近習絶無僭寵而惻愍
者惓惓一念惟在於安危治忽之際而至於網緣陰雨
之備尤所致意修築城壕點閱軍馬繕造器械儲峙糧

餉近四五年來用意加勤常如敵至自殼憑恃　寵靈
永保無虞公尚不意強寇猝至國內驚潰以致宗社安不習之
兵不能當勢大之賊遂致三都不守　五廟成墟與古
之失道喪邦之君同歸於一轍此一國臣民之所以拊
心長痛直欲籲天而無從者也天鑑孔昭人心難誣
聖朝揭存亡之大義黎民堅愛戴之一心綴旒墜緒保
有今日豈非我　寡君平昔所為不至於遠天負民而
然耶噫自王師東來軍糈屢缺協助兵寡器械未利壕
塹未修簿書有後時之怨答應有踈緩之失種種罪戾
何可勝言古人云臣猶自知之倘非　聖明之仁庇小
邦任事之臣誰乎免於金木之誅矣嗚呼賊居我境十

居八九兇鋒所逼生理盡絶拮据收拾力有所不逮而
其或疎缺誤事致勤指督者皆是臣子之罪至於　寡
君之焦心刻意未嘗食息少弛則天地鬼神實所鑑臨
寧可誣哉豈意投杼之謗上徹慈母之聽至發於題奏
之間而　勅諭嚴切眷眷於昜勉之意自　寡君而言
則蒙　聖上子視不外戒諭諄切有以見王汝之盛意
而實千載之大幸也自臣子而言則以諸臣不逮之罪
而上累君父至煩　聖天子勤誨其驚惶踧踖之情曷
有窮已此所以在　寡君為感幸而在諸臣為寃痛也
顧惟小邦僻處遐遠雖有迫切之懷未易奏達如蒙老
爺俯賜矜察一為伸辨則三韓一域二百年　宗社君

臣賴大人一言而定矣不勝宼悶之至泣血稽顙敢此哀籲為此合行具呈伏乞照詳轉報施行

呈經略文

查照小邦與倭國隔海相望自新羅以及高麗以及本國之初無世不被倭患然猶阻山海之固修保障之險往往摧敗強寇賊不敢近境民生安業已二百餘年寡君自嗣守先緒其所以軫念陰雨整勅防備有加而無暨不寧為強寇所乘六路幾於淪沒城關不保旬月之間遂至播越此實罪在群臣之不能奉行而亦由本國制兵之道有未盡焉耳盖本國兵制略倣三代參以唐府兵之規寓兵於農農其守衛王京者分為八番每三朔而相代其戍邊繳者分為四番一年再成退則常在於家兵無素練之將將無常隸之兵猝然有事則驅農夫而卻走一敗之後中外震駭不可收拾雖出於人謀之不臧而亦由於昇平狃之制兵未善故耳今於賊滅之餘人心危懼所以創艾往事懲懲後患者自不容於不盡而奈何賊勢猶盛事機交迫財困於轉輸人疲於征役自目前救急之外無暇致力於經遠之圖此小邦之所以日夜寒心切骨而更欲奔走籲呼以求畢恩於父母之邦者也節次奉承　欽依事理及咨劄分付其憐愍危弱指示生路者不一而足無非救病之藥石寘逢

之指南小邦君臣且感且懼謹已誓心泣血一一遵依
奉行外其隨光海君令當陪臣一節亦依兵部題奉明
旨尹斗壽尹根壽擇一以送事宜專差議政府左議政
尹斗壽曾已南下勾當一切事務又有户兵工判書韓
準李恒福金命元等各以所管隨之夫艱難之際人才
為先各官既在其任當理其事舍此又不可以他求況
國事日急而 勑諭之嚴切又如此各宜悉心戮力豈
敢怠慢誤事謹具呈稟李提督文
移接待使呈稟李提督軍中利害急速懇乞 天將及時征勦
體察使為極陳軍中利害急速懇乞 天將及時征勦
事近日賊情已具於各處將官馳報無煩再告大抵制
勝惟在形勢形勢既得則雖弱可以制強況以強制弱
乎今賊兵起大軍屯駐於漢江以南只以疲兵作屯或三四十里而為一陣左
右皆有本國軍兵相持把守今若大軍姑為進駐東坡
坡州大張形勢牽製賊尾出精銃數千從江華水路直
向南道統出賊後掩其不意突進勦擊一舉蕩滅忠州
以北漢江以南賊路斷絶則京城之賊 不戰從東
路以走司令京圻江原忠清等道軍兵勿過歸路左右
縱擊而大軍從後掩之則賊兵盡死於龍津驪江等處
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之機事勢了然只在目前以之赦
小邦於陷危拔生靈於塗炭除天下將來之禍以紓

聖天子東顧之憂奇勳偉績指日可成何憚而不為也
自古夷狄無信難以約誓而戢其斁心況關伯最為桀
黠而有無厭之慾從前積慮欲逞非分之計特假道於
小邦其心蓋未受也今雖少挫於平壤中路還歸其假
降詐和乃其常態不過以此而還迺時日以為拒轍計
耳智者見於未然況已著耶今本國人民死亡殆盡糧
儲蕩竭少延旬朔更無支吾之勢失今不圖賊根已固
後雖欲圖得乎譬如病人稍有元氣藥力可行若元氣
已盡則雖有萬金良藥亦何所施本國各處儲峙糧餉
收拾軍馬日望　天兵若天兵終不前進已聚之糧耗
於坐食已收之軍散於遠方賊勢益熾而本國失業流
離之民無所係望不得不折而從賊則　天兵百萬恐
難為力若是則本國之事置矣勿論其於　天朝何如
其於諸大將提兵來救小邦之意何如也當職前日呈
文于提督老爺以為時難得而易失事易過而難追者
正謂此也今有南方差我兵持李山諭者來自南方備諳
一路賊情欲得浙江炮手一二千依前所陳出於漢江
之南而開城府留駐諸公深以其策為是特未蒙批示
於提督老爺故趁詣轅門啟一陳形勢仰接行使從便
傳達使得進前吐露以俟裁處

呈查總兵文

體察使柳成龍謹呈總兵老爺本月初二日倡義使金

千鑰馳報去三月二十九日大兩江水漲溢漢江之賊
盱造浮橋為水衝破倭賊多數爾死沙平院賊陣亦為
淹沒馬匹倒殞流下江中者亦多賊船六隻先鋒將李
峻慶擊出又十二隻體探軍人擊出其他板子綿布大
密竪江浮來數日之間遠水增添江津如海賊之浮橋
已破雖欲往來相援彼此阻絶不通沙平留兵之賊因
在沙中形勢无危無此攙會相應合攻可以蕩平為此
馳報擬此參詳倭賊結縛浮橋於漢江與沙平院之賊
往來出沒自為聲援本國軍兵方欲先破浮橋以截賊
援然後勦擊漢江以南之賊今此大水衝破浮橋似是
天助且係賊中事情理合呈報為此具呈望老爺照詳

兼為轉報都督府施行

代巡察使權慄禀帖

全羅道巡察使權慄謹頓首百拜呈禀于　天朝
大元帥提督府臺前畢職在大軍回旋平壤之後固守
孤壘日夜西望旌節已三閱月矣昨聞大元帥入城累
殪歃血之兵尖喜踊躍以為賊勢頓衰　天兵大來殲
滅之期正當今日淬勵鋒刃誓雪刻骨之憤續擒被擄
走回人說稱賊氣奪魂喪膽為大言以鎮其下而內實
搖尾乞和幸其全歸　天兵趁期前進多出奇計一鼓
而蹴之則萬世奇功收於一舉手之間而百年之內無
有後患其與耗費累歲禹棄其成績孰　天朝之使而完

事於口舌者得失利害為何如哉有異職重官田龍
山說梅本國被擄男女老弱日以逃出不知其數俺亦
率數人前來前項被擄人俱說賊將各稱　大明遣
天使謹送則我當放還王子及宰相以倭將一人為質
至於人口牲畜則將盡率歸被擄人等言吾等不死道
路定奴虜服役於海島中相繼走回但慶尚道海畔通
鄰市之民頗多虜入變為倭形起慮日前所為或不即
脫來見今賊數雖似多而實不滿二萬餘疲病及被虜
人什居六七今乃臨機不圖縱虎還穴而又使大掠本
國子女而歸他日無窮之悔不可言之患重貽東南姑
息之憂者得無此舉為之兆耶談者或以吳越之事比

之是大不然小邦於一年殘破之餘子遺殘民沒膏椎
髓已無遺力盜有餓死不顧與此賊其生於天地何暇
等待數十年生聚訓鍊而圖後舉乎向使吳王能聽伍
子胥之言不許越納降則後患無自而起惟其不思遠
慮惟目前之利是急信聽宰嚭之說故卒敗擄李而沼
其甿都抑此一事則可為戒矣比聞賊禍又及於　先
王兩墓痛吾摧裂惟有一死畢職已勅本道節度使宣
居怡盡括本道兵要截歸路又有本道舟師大將李舜
臣統合三道戰船截殺海口策勵瘡痍皆願赴敵而死
豈可苟活而聞和論乎數日以來疾若扼腕掩涕旒天
三軍之怒髮已豎而不可抑矣漢江以南必路城下擊

職甚易若遣精兵緻者我國人衣服從步跋涉勢不
一時奇策大軍過江長驅則畢職雖不解武事竊動義
旅願為先鋒期以一死自効以復君父廟社父兄之讐
而洩天下之憤怒伏願垂賜指揮緣係討賊復讐緊急
痛迫事情為此具稟